

辽海学术文库

「诗经」  
艺术论

(上)



许志刚 著

辽海出版社

# 《诗经》艺术论

## (上)

许志刚◎著

辽海出版社

## 目 录

## 上编 《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

第一章 《诗经》所展现的和谐之美 .....	3
第一节 周代人性格的基本特征 .....	3
一 外在环境对周代人的制约 .....	4
二 周代人与外在环境和谐的本质 .....	6
三 周代人性格的内涵 .....	10
第二节 周代诗歌中“人格美”理想的艺术显现 .....	20
一 外显为威仪的“人格美” .....	21
二 “内美”的直接显现 .....	27
三 “人格美”的典范 .....	34
第三节 理想化的社会生活 .....	39
一 臣属的依赖之情 .....	40
二 敬让惠下的君主之意 .....	46
三 饮食思礼、示民训则的精神往还 .....	51
第二章 周代人的诗情与礼乐文化 .....	57
第一节 周礼中的情礼关系与周代人的性格 .....	57
一 情在礼的规定中得到表现 .....	57
二 礼对情的排斥与否定 .....	61

## 《诗经》艺术论

三 礼对情的排斥的有限性 .....	68
第二节 礼所熔铸的情感与心灵 .....	70
一 庆典礼会中的感受 .....	71
二 思想交流与感情交融 .....	76
三 具有依赖性的感情 .....	81
第三节 诗情及其对礼的排拒 .....	84
一 公义与私情 .....	84
二 礼的相互制约的规定与人们的感情 .....	90
三 现实生活的感发及情对礼的离异倾向 .....	95
第三章 周代思想家的心灵与艺术 .....	102
第一节 周代思想家的思想与礼 .....	102
一 周代思想家的心灵与礼 .....	103
二 周代思想家的独立性与人臣之义 .....	107
三 周代思想家思想、性格的两重性 .....	115
第二节 忧心忡忡的孤独者 .....	124
一 被排挤的孤独者 .....	125
二 预见与忧虑 .....	129
三 乱离中的忧国忧民者 .....	135
第三节 忠贞的情感与兼济之志 .....	141
一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144
二 对礼的坚贞不贰的信仰 .....	151
三 尽忠竭诚的态度 .....	157
第四章 结论：诗人自我张扬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	164
第一节 社会生活与诗人的性格 .....	164
第二节 礼对艺术的定性与诗人的生活感受 .....	169
第三节 诗人的境遇与礼的修养 .....	176
附录 八十年代以前的《诗经》研究及若干理论问题 .....	180

一 风雅与《诗经》胜境 .....	180
二 对《诗经》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检讨 .....	181
三 对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	189
(一) 文学研究中的取舍倾向与求实精神 .....	190
(二) 《诗经》文本的历史客观性与文学史方法论 .....	192
(三) 文学创作与精神生产的特点 .....	194
<b>中编 《诗经》与宗教文化</b>	
<b>第一章 蒙昧的诗情</b> .....	202
第一节 奇幻的精灵世界与蒙昧的乐歌 .....	202
第二节 精灵世界的艺术表现 .....	208
第三节 巫、祝与早期文学创作 .....	216
第四节 神圣的诗情 .....	220
<b>第二章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之歌</b> .....	225
第一节 敬礼社稷神的情感与乐歌 .....	227
第二节 对百谷之神后稷的敬仰与颂赞 .....	232
第三节 对田祖(即农神)的礼赞 .....	235
第四节 美好生活的多重愿望与祭神曲 .....	240
<b>第三章 对神的敬畏与诗情</b> .....	247
第一节 “歌哭而请” .....	247
第二节 同祖同宗的自豪 .....	252
第三节 神前的反思与自励 .....	260
<b>第四章 愉神, 愉人</b> .....	269
第一节 宗教仪式的快感 .....	269
第二节 仪式中的非宗教性欢悦 .....	280

下编 《诗经》文本及其语境

一 《诗经》文本及其艺术精神 .....	291
(一) 诗、音乐与文本分类 .....	291
(二) 作品产生的地域 .....	295
(三) 时代与作者 .....	299
(四) 个性、情感和艺术精神 .....	303
(五) 精妙的艺术表现 .....	311
(六) 《诗经》的早期传播 .....	314
二 风诗的爱、恨与地缘文化 .....	320
(一) 周代的礼对情感的制约 .....	321
(二) “王化之国”的情与礼 .....	324
(三) 多元文化区的文化交融 .....	334
(四) 部族文化与礼乐文化的冲突 .....	338
三 风诗的批评、讽刺及其语境 .....	352
(一) 鼠之皮与人之仪 .....	353
(二) “罔极”、“无良”与礼 .....	355
(三) “不稼不穡”、“不狩不猎”与君子“无逸” .....	357
四 雅乐源流考论 .....	362
(一) 说雅 .....	363
(二) 雅乐与豳乐 .....	366
(三) 雅乐与雅言 .....	368
五 《诗大序》及其在儒家学说中地位之再评价 .....	372
(一) 《诗大序》与儒家对诗歌本质的探讨 .....	373
(二) 诗之“六义”与诗歌艺术特征 .....	379
(三) 对文学创作动因的论述 .....	382
(四) 鉴赏与教化 .....	387

六 《诗经》中对事理的误读与诗歌艺术的无理而妙 .....	391
(一) 《诗经》中对事理的误读与艺术表现 .....	391
(二) 诗人笔下的史实：诗与史的差异 .....	397
(三) 艺术表现中的无理之理 .....	401
七 春秋赋《诗》与对《诗经》的解读 .....	408
(一) 《诗》的多种方式的解读 .....	408
(二) “赋《诗》断章”与“歌《诗》必类” .....	413
(三) 解诗、论诗、论乐 .....	426
八 《诗经》正读十则 .....	434
(一) “鄂不韡韡” .....	434
(二) “执讯获丑” .....	435
(三) “宜岸宜狱” .....	435
(四) “怒焉如捣” .....	436
(五) “僭始既涵” .....	436
(六) “至于已斯亡” .....	437
(七) “上帝甚蹈” .....	438
(八) “维此王季” .....	438
(九) “假乐君子” .....	439
(十) “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	439
九 考古发现与《诗经》传本 .....	441
(一) 名篇义例与篇题、国别等标识 .....	441
(二) 诗篇次第 .....	447
(三) 章句 .....	453
附录 21 世纪先秦文学文献研究构想 .....	456
(一) 出土文献与文献学的新课题 .....	456
(二) 疑古辨伪与双重证据法 .....	459
(三) 竹简帛书对传统校勘训诂的冲击 .....	461

## 《诗经》艺术论

(四) 新的文学文本与新的课题 .....	466
主要参考文献 .....	469
后记 .....	476

上 编

《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



## 第一章 《诗经》所展现的和谐之美

### 第一节 周代人性格的基本特征

《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为推翻了殷商王朝之后的周人所创作。作品中的艺术境界、抒情主体形象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情感在特定环境中的艺术显现。因此，要正确认识这些作品的内涵，了解周代人心灵的激荡，感情的波澜，就必须正确认识创作了这些感人诗篇并且作为这些艺术形象的本源的周代人，必须努力探寻制约周代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以及在这条件下所形成的他们的性格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的中心，是那些在二千五百年前以丰、镐为历史舞台，创作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无数具有感染力的诗篇的人。而他们生活其间的物质的、文化的环境，乃是揭开这一切历史之谜的症结所在。外在界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外在界，只有通过这全部时代特色和地方色彩，才能了解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文学创作。<sup>①</sup>

我们的探讨将按照下列三个问题依次展开：（一）、外在环

---

<sup>①</sup>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境对周代人的制约；（二）、周代人与外在环境和谐的本质；（三）、周代人性格的内涵。

### 一 外在环境对周代人的制约

我们所研究的作品，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到东周前期。在这几百年间，维系周代社会、周代政权稳定的礼乐文化，也经历了由繁荣昌盛到礼崩乐坏的漫长过程。在这个时代，礼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典章制度的总和。它渗透于社会生活中，成为制约人们思想、行动的基本规范。

周代的礼是体现以徭役地租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观念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处于当时物质关系之中的人们头脑的产物。但是，它一经产生，便获得了客观性的意义，同人们处于对立的关系中。它和社会的物质生活一起，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制约人们。物质关系促使人们不自觉地趋利避害；而礼则培养人们执行礼的规定的自觉意识。

礼是基于当时社会关系的抽象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反过来，它又渗透于社会生活中，成为生活的准则。周代人生活中自幼到老的各种重要活动和仪式，都体现了礼的定性。所谓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射礼）乡（乡饮酒）”（《礼记·昏义》），就是对其生活中的礼的规定的概括。在祭祀仪式进行中，“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颜色必温，行必恐”，要做到“恣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亲，结诸心，形诸色，而术（述）省之”（《礼记·祭义》）。在宴享中也是如此。“享以训共（恭）俭，宴以示慈惠”，但无论是享、是宴，其目的都是“和协典礼，以示民训则”，因此要“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

宜”（《国语·周语中》）。由此可见，无论宗庙祭祀，还是朝聘、燕享，都是习礼、用礼，按礼的规定行事的重要场合。行礼的过程，便是精洁其心灵的过程，也是对礼的再认识，对自己的等级名分的再肯定。

社会生活中所渗透的礼的规定，构成当时生活的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也是当时精神文化条件的重要标志。它对周代大地上的人们来说，表现为外在的约束力。其作用在于通过长期的约束，使礼的规定变为人们的习惯：习惯成自然，礼由外在约束，被动的不得不遵从的力量，变为人们的心理与行动的定性，人们的思想、感情、举止，不知不觉间表现出礼的定性。与此同时，礼又要求人们发挥内在的积极性与自觉意识，以配合外在约束力的作用。因此，礼特别强调修身，把它置于治国“九经”之首。所谓的“九经”，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见《礼记·中庸》）。如果说家庭、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规定，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以礼熔铸周代贵族性格的话，那么，修身的目的则是使贵族们主动就范，以加速这一造就的过程和效果。修身就是严格地以礼自飭，使自己的言行、服饰、仪容，都合于礼所规定的威仪；同时，还要使礼的定性由外入于内，使自己的内心也完全彻底地合于礼的规定，要于“人之所不见”之处，之时，作出常人“所不可及”的自我整饬，以达到“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见《礼记·中庸》）。这些论述，虽然较《诗经》的时代晚一些，但其基本精神则多见于《诗》、《书》、《逸周书》、《国语》、《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因此，完全可以作为论述西周文化的佐证。

这样，在外在的礼的制约与内在的自觉地努力下，逐渐使周代贵族的思想和言行纳入礼的定性中。从相关的历史文献《尚书》、《国语》、《左传》乃至周代彝器铭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

看到很多这类具有自觉意识的例证。一事当前，人们不需要考虑应该怎么做，或礼的条文对此有何要求，往往在不自觉的、下意识的行动中，已体现出礼的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礼不再仅只作为生硬的外在条件左右主体。主体也不只是勉强自己去适应礼。礼已成为主体心灵的定性；主体的生活过程成为礼的显现。“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国语·周语下》）。很显然，礼不是与主体相隔离的、强加于主体的生硬的框子。从《尚书》中有关周公的篇章可以看出，礼在周初便显示为强大的制约力。在文化传统和习惯力量的支配下，主体与礼处于较为和谐的关系中。从而，他们已感受不到礼对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干预、制约，会误以为自己享有充分的自由，并把外界环境当作适合于自己的最理想的环境，维护它，赞美它，完善它。同时，也赞美自己与它的和谐关系。

### 二 周代人与外在环境和谐的本质

周代人与其环境间的和谐，仅仅是事物的外部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形态，而不是这种关系的本质特征。如果将同处于人类文明早期的周代人与希腊英雄相对比，则他们同各自环境的和谐关系的本质就显而易见了。周代贵族与外在环境的和谐同希腊英雄与自己环境的关系相比，不仅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而且可以清楚地显现周代贵族与外在环境相和谐的本质。

希腊英雄处于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过程中。由于阶级关系开始形成，这个时期的外在条件对不同人的作用、意义也不完全相等。在女俘看来，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战胜者，是主子。她在他们面前只能服

从，而不能抉择。然而，在希腊英雄那里，外在条件的意义则全然不同。他们是在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造就了他们。他们也以自己的生存、斗争，促进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与完善。外在界非但不是他们的桎梏，反而是他们展现自己的丰满、完整的性格的有机条件，他们在这环境中有较充分的自由。他们到特洛亚城下作战，并不是迫于强权的调遣、胁迫。而是帕里斯王子拐走海伦的行动使希腊人蒙受耻辱。他们激于公愤而联合出兵。这次军事行动的基础是维护民族的、城邦的尊严。此后，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的冲突，导源于一个女俘的得失而产生的冲动。在这里，完全没有后世人权衡利弊时的重重疑虑，也没有更为复杂得多的人们间相互关系的制约。他们的意志和行动中展现出一个独立自足的性格。阿喀琉斯很清楚自己在希腊联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阿伽门农抢走了他的女俘。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为了对阿伽门农进行报复，甚至打击他，阿喀琉斯毅然退出战场，并祈求宙斯降灾给希腊人。后来由于好友帕忒洛克斯阵亡及由此而产生的反躬自责，他又再度出战。

一方面，希腊英雄在外在环境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自己的环境里成长为具有内在完整性的，有血有肉的形象。阿喀琉斯英勇善战，名震遐迩，以至于帕忒洛克斯穿着他的盔甲上阵，就使特洛亚人惊惧异常。他和赫克托耳的大战，更显示出他的超群的武功和强烈的复仇心。然而当特洛亚老王哭求儿子尸体时，他深受感动，答应了老人的请求。从而展现出他的性格的另一层面。希腊艺术之所以能够塑造出具有内在完整性的形象，一方面在于希腊艺术家的高超的艺术才能，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当时的社会造就了希腊的人和英雄的历史存在，才产生了文学艺术中的英雄形象。史诗时

代的希腊，氏族制虽已开始解体，却仍然具有活力；阶级分化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已经出现，却还不够发达。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所构成的环境和在这环境中实践着的人，为希腊艺术提供了可贵的现实依据和创作源泉，才形成了史诗中的充满人生乐趣的，强有力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周代人则与此有明显的不同。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周代的经济关系，它的社会形态，都比希腊人处于高一级的层次上，即此时的周代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已经完全形成，并且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关系和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儿童时期的完美天性，即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如“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6页）等等所标志的主体的内在完整性，已经不复存在。

周代人的等级名分是通过土地分封而形成的。他们的财产和政治地位的最初获得，都来源于君主的恩赐。封邦建国，天子封赏诸侯，诸侯封赏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贵族。这种关系最终决定了公侯、大夫在自己君主面前不能不居于从属的地位。经济上，要献纳贡赋；政治上“出纳王命”，充当“王之喉舌”（《烝民》）。他们只有效忠于君主的义务，而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和权力；他们只能在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中见出个人的人生意义和利益，而不能也不允许拥有独立的个人的意志和利益。礼的社会作用的重要基点，便是强化人们的从属性的意识，麻木乃至泯灭他们的独立性的意志。如晋厉公欲诛群大夫而任用其宠幸之臣。他先从郤氏家族下手。听到这个消息后，郤锜欲攻公，郤至却说：“人所以立，信、知（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并且认为，自己若有罪，早就该死；若自己无辜被杀，暴君则会失其民而不得安其位。他把自己的生死系于

礼的某些观念上，把其间的是非曲直交给后人去评价。结果，终于被杀（见《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在战场上是个勇敢的将军，但在自己即将无辜被害之际，却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和家族生存的权力。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如此，在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之时也是如此。齐崔杼的妻子姜氏貌美，齐庄公多次到崔家与之淫乱，并且将崔杼的冠拿回去，赐予近臣。齐庄公凭借自己作为君主的地位和权利，公开侮辱崔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崔杼与姜氏合谋，杀死庄公。单就此事而言，庄公为君不君，欺人太甚。而崔杼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维护自己的爱情、家庭。然而，史官却记载：“崔杼弑其君。”史官的行动和结论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深受赞誉，被视为史官的史德的杰出典范（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些记载中所反映的思想、行为，同阿喀琉斯等希腊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不同性质的社会观念的差别。在古希腊，维护个人的利益是公民的权力，是为社会所承认的正当的行为；而在周代的中国，在礼的思想原则中，臣却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乃至生死之“理”。周代逸书就说：“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文公二年所引）。不管君主贤明与否，也不论他的行为如何放荡无耻，他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维护自己的爱情、家庭、生死之时，妨碍了君主私欲的发泄，或因此而伤害了君主，他们就会被视为“以勇犯上”的人，被视为弑君逆贼，生时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死后也不准供奉于家庙之中。他将被从家族中开除出去，成为令当时人极为恐惧的孤魂野鬼，成为令后世想要维护自己利益者惊惧的典型。这就是周代的“公理”。

在上述个案中，崔杼的行为受到社会的谴责。人们认为他之所以“弑君”，是因为他的礼的修养程度很低。君主在他的心中还没被确立为至高无上的、可以任所欲为的主宰。而他也没把自